

面对厄运——是卑微地死去，还是精彩地活着？

上帝在哪里

[美] 琼妮·厄尔克森/著 张棚/译

Joni

本书屡屡重印
30年间已畅销**300**万册以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上帝在哪里

面对厄运——是卑微地死去，还是精彩地活着？

琼妮·厄尔克森 著

张 栩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帝在哪里 / (美) 厄尔克森著 ; 张栩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506-0154-3

I. ①上… II. ①厄… ②张… III. ①厄尔克森, J—自传 IV. ①K82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0033号

书 名 上帝在哪里

著 者	(美) 琼妮·厄尔克森
译 者	张 栩
策划编辑	陈 欣 晖 阳
责任编辑	陈 欣 王 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大兴黄村卫星城东)
开 本	150 × 230mm 16开
印 张	11.5
字 数	134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154-3
定 价	22.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公司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作者前言

改变命运的几秒钟往往毫无预兆

孤立地来看，一分钟的含义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时间的一个计量单位。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天有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到了十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一生中不少于九百万分钟的时间。

然而，在宇宙的某个计划里，这单独的一分钟被隔离开来。在这特别的六十秒里，浓缩有更深远的意义，超过了在这个时刻之前我所度过的、标志我生命的数百万分钟。

那样多的行动、知觉、思想和感情都集聚在这个时间的片断中，让我如何去描述它们呢？让我从何处开始去描述它们呢？

我非常清楚地回忆着发生在这几秒钟里的每一个细节——这注定要永远改变我生命的几秒钟。而且，事先并没有任何的警告和预兆。

发生在1967年7月30日的事情，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故事的开始。我觉得有必要与别人分享自己从其中所学习到的东西。

著名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悲剧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另一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重新描述他的思想，我认为这世界上有两种快乐：一种是上帝应允了你所有的祷告；另一种是上帝没有应

允你任何一个祷告。我相信这一点是基于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帝要远远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的需要，不管环境把我们带往何方，他都是绝对可以信靠的。

琼妮·厄尔克森

序言

找寻生命的目的

琼妮·厄尔克森·多田的生命是战胜厄运的生动体现。虽然事过境迁，但就如琼妮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样，这位女士战胜厄运的故事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一次见到琼妮的时候，她正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NBC）记者芭芭拉·沃尔特的采访。只有在不多时候，我才能看到芭芭拉·沃尔特在倾听被采访者的故事时眼里噙着泪水。

自然，琼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认识琼妮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并曾几次邀请她在我们的布道会上分享她那极富感染力的见证。在这本书中，她的生命历程被痛切且强有力地展现了出来——那是一段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在风暴中寻获平安的生命旅程。

琼妮·厄尔克森和她的丈夫肯，是上帝恩典的化身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具体体现。阅读本书时，愿您从中得到平安，帮助您找到自己生命的目的。

葛培理 于1996年

目 录

作者前言 改变命运的几秒钟往往毫无预兆.....	1
序 言 找寻生命的目的	3
第一章 嘿！我被噩运捉住了	001
第二章 曾经拥有的幸福生活	016
第三章 我要改变它	028
第四章 象牙塔里的康复训练	049
第五章 生命的意义	060
第六章 上帝对我发生了兴趣	072
第七章 再见，我的爱	085
第八章 沉溺白日梦	093
第九章 天使史蒂夫	100
第十章 感恩的习惯	111
第十一章 重心转移	116
第十二章 有趣的插曲	122
第十三章 一切都结束了	130
第十四章 从嫉恨到祝福	140
第十五章 画展让我自立	146
第十六章 最好的礼物	157
尾 声 现在你快乐吗	161
编后记《上帝在哪里》——二十五周年修订版	164
关于琼妮	168
来自琼妮的信息	171

第一章

嘿！我被噩运捉住了

我虽然行走在充满死亡阴影的幽谷中，我并不害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

七月炙热的太阳，低垂在西面的天边。红色光辉照耀在柴诺匹克海湾，海水是灰蒙蒙的一片。在我纵身跳下的时候，我的身体破水而入，肌肤立刻浸透了凉意。

在一片混乱中，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了。我感到自己的头重重地撞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刹那间，我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不听使唤地趴了下去。我听到一阵嗡嗡作响的电鸣声，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内在感觉。它像是一次电击，并且伴随着震动——像一个很重的金属弹簧被突然迅速地撕扯开来。它的震动可能是被海水包裹住了，但是，那并不真的是一个声音或一种知觉——只是一种感觉，我并没有感到疼痛。

我的脸朝下趴在水底，耳边听到水下细沙子沙沙作响。这是在哪儿？我怎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我的胳膊被绑在了胸前？我的大脑不停地嘶喊着：嘿！我被捉住了！

我感到有一股小小的海流将我轻轻地托起，然后又把我抛向海底。从两眼角余光向外望去，我看见了来自上方的光线。我依然感到有些困惑，我记得自己跳入了海水中。接着发生了什么？我是被渔网或者什么东西缠住了吗？我要出去！我试着蹬了蹬脚。我的脚也一定被缠住了！

恐慌笼罩着我。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试图挣脱出去。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涌动的海水又一次把我托起。

出了什么事？我又一次问自己我还有意识吗？我试图活动身体，然而就像在梦中活动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要淹死了！我能及时醒来吗？有人会看见我吗？我必须保持清醒！否则，我就无法意识发生了什么。是的，我还活着！

我感到憋气，呼吸越来越困难，我需要尽快呼吸到空气。

涌动的海水又一次把我轻轻地托起。一张张脸孔，一段段回忆，一个个念头，在我的意识中飞快地旋转着：我的朋友们、我的父母，还有一些让我感觉到羞耻的事情。可能是上帝召我来，要我向他解释这些东西吧。

“琼妮！”一个恐慌的声音清楚地回响在走廊中，几乎像一种召唤，上帝？死亡？

我要死了！我不想死，请救救我。

“琼妮！”

难道没有人在乎我在这里吗？我需要呼吸空气！

“琼妮！”又是那个声音！这个声音被海水裹着，听起来很遥远，而现在好像离我近了一些。“琼妮！你没事吧？”

凯西！姐姐看见了我。凯西，快救救我！我被缠住了。

涌动的海水又一次把我托起。然后，我又一次沉到了海底。破碎的贝壳、小石子和沙子粘满了我的脸上和肩上。

“琼妮！你在这里找贝壳吗？”

不！我在这里被缠住了。快抓住我，我要憋不住气了。

“你在这里跳水了吗？这里太浅了。”这次，我清晰地听到凯西的声音。

她的影子显示她正在我的上方。我内心挣扎着，想要摆脱恐惧，但是，我知道现在我需要更多的空气，我的眼前正在变得一片漆黑。

我感到凯西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正在把我向上托起。

噢！亲爱的上帝，请不要让我死去！

凯西跌跌撞撞地挣扎着，又一次试着托起了我。噢！我的上帝，多长时间啦？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觉得自己被托起，又落下去。就在我快昏过去的时候，我的头露出了水面。空气！美妙的、给予生命的、充满咸味的空气。我急促地呼吸着空气。我几乎要窒息了，我大口地喘息着。

“啊！谢谢你，上帝——谢谢你！”我挣扎着。

“嘿！你没事吧？”凯西问道。我使劲眨了眨眼，想要驱散疑惑，好使自己清醒过来。这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看到自己的手臂仍然毫无生机地搭在凯西的肩上，然而，我却觉得它们好像还是被捆在我的胸前。

我低头看自己的胸部。可是，我的胳膊没有被捆在那儿。我的恐惧感在加剧。我意识到自己的肢体只是摇晃地悬挂在那里，我无法使它们活动！

在混乱中，凯西指挥着。她向不远处一个皮筏上的游泳者求助。他们一起把我抬上皮筏，向岸边推过去。很快，我听到了身下的皮筏滑到沙滩上的声音。

我试着爬起来，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被钉在皮筏上了。海滩上的人们开始聚集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一会儿，我的上方就聚集了一大群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神和窃窃低语，使我觉得非常窘迫和不舒服，而且感到更加困惑。

“凯西，快让他们离开！”

“请各位退后一些！哪位可以帮忙叫一下救护车。请大家离开远一些，她需要空气！”凯西指挥着。

凯西的男朋友布什跪在我的身边，倾斜着身子为我遮住人群。“孩子，你好吗？”他问道。他又大又黑的眼睛，常常充满

笑意。但是现在，这双眼睛却充满了焦虑。

“凯西——我不能动了！”我很害怕。而且，我能看出来他们也很害怕。

凯西点点头。

“抱住我！”

“是的，琼妮。”她抬起了我的手让我看，她正在紧紧地抓住它们。

“可是，我感觉不到。捏紧一点呀。”

凯西弯下腰来，紧紧地抱住我。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到。

“你能感觉到吗？”她触摸着我的腿。

“没有。”我说。

“这里？”她捏紧了我的前臂。

“没有！”我喊着，“我感觉不到呀！”

“这里怎么样？”她的手从我的胳膊滑向肩膀。

“是的！是的！我能感觉到了！”

一丝解脱和快乐立即出现在我们中间。终于，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还有知觉。我躺在沙滩上，开始把所发生的事情拼凑在一起。跳水的时候，我撞到了头。我一定是伤到了什么地方，引起了这种麻木感。我在想着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不要担心。”我在安慰布什和凯西，还有我自己，“上帝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我会没事的。”

我听到了由远而近的汽笛呼啸声。不一会儿，一辆救护车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护士们就把我抬上了担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护士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抬进救护车的时候，他们浆洗过的白制服使我感到了一丝安慰。此时，一大群好奇的旁观者还在紧紧地跟随着。

凯西也爬进了救护车。

布什握着她的手，轻声说道：“我也随车一起去。”然后，他面色严肃地冲着司机点了一下头，“请您小心一点！”

汽车声又开始鸣起来，救护车离开了海滩。

我向上看了看，对守在身边的那位护士说：“我真的不想麻烦你们，一旦恢复呼吸了，我就会没事的，我想我的麻木很快就会消失的。”

她没有吭声，只是伸过手来，轻轻掸去我脸上的沙子。然后，她面带微笑地向车窗外看去。我真希望她能说点什么，让我知道我会没事。我希望她告诉我，在医生检查过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了，我想着。

但是，我没有听到这样安慰的话语。伴随着汽笛的呼啸声，我陷入了沉思，并且开始默默地祈祷。透过车窗，可以感受到救护车在快速地掠过外面的街道。

哦，我的主呀，基督！

路边的人们在好奇地望着。

我不要……

街上很多汽车都停了下来，好让我们通过。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救护车的车速慢了下来，转向了一条繁忙的大街。

他拯救我的灵魂……

我无法集中精力去祷告，只能坚持着回忆起《圣经》中的应许。

是的，我虽然行走在充满死亡阴影的幽谷中，我并不害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

突然间，救护车停了下来。司机慢慢地把车倒入了医院大门。接着，护士们快速地把抬了出去。当他们稳稳地抬着我经过大门时，我看到了一个标志：急诊通道，禁止停车，急诊车辆除外。

到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也感到有些冷，盼望着

能够早点回家。

急诊室里一片忙碌。我被抬进其中的一间屋子，放在一张有轮子的病床上。屋里的灯光很刺眼。当我扭过脸去避开灯光，我看到各种医疗设备和器械整齐地摆放着，瓶子、纱布、绷带、盘子、剪刀、手术刀、罐子、小包，等等。这些东西上标着长长的医学术语，有些东西的形状也很奇特，房间里到处都是刺鼻的消毒水气味，使人想吐。

一名护士用带子把我固定在床上，然后推我进了一间小屋。她拉上了我周围的帘布。我再一次绝望地挣扎着，试图活动我的胳膊和腿，可是，它们仍然毫无知觉，不能活动。我感到非常地无助，非常地害怕，眼泪噙在我的眼中。

“难道你就不能告诉我，我怎样了？”我乞求着。

那个护士仅仅耸了耸肩，开始摘下我的戒指，“医生马上就会来。现在，我把你的首饰放在这个信封里，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还得在这里待多久？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家吗？”

“对不起，你得去问医生，这是规定。”

她的回答毫无感情，使我想起录音电话的声音。

这时，另一个护士拿着一些表格进来填写。

“请问姓名？”

“琼妮·厄尔克森。”

“琼妮？是J-o-h-n-n-y吗？”

“不，它的发音应该是j-o-n-i。我随我父亲的名字，它应该读成J-o-n-i，我姓 E-a-r-e-c-k-s-o-n。”然后，我又把我的家庭地址、亲属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并请她帮忙给他们打电话。”

“你有蓝十字吗？”

“我不知道，去问我的姐姐，她就外面，在海滩她和我在一起。她叫凯西，去问她。”

这位护士拿着病历夹子离开了。另一位护士把装着我东西的信封放在我身边的桌子上，然后，她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大

剪刀。

“你……你要干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要剪掉你的游泳衣。”

“不，请不要剪掉它！它可是一个新牌子，我刚刚买的……而且，它是最……喜……”

“对不起，这是规定。”她生硬地重复着。剪子重重的“咔嚓”声回响在冰冷的石膏墙上。她扯下剪掉的布条，扔进垃圾桶里。她根本就不在乎！对她来说，这件游泳衣根本就不算是一件事情。我几乎哭了起来。

她用一条床单把我的身体盖上，就径自离开了。不一会儿，床单滑落了下来，我的胸部裸露在外面。然而，我却没有办法把它拉回来。恐惧和挫折感向我袭来，我不禁泪如雨下。我开始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是的，我虽然行走在充满死亡阴影的幽谷中，我并不害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强忍住泪水，并开始考虑其他的事情。不知道凯西是否已经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不晓得迪克是否也知道了。

这时，一位身穿深色花呢休闲裤和白上衣的男人拉开帘子走了进来。

“我是谢利尔医生，”他一边翻着病历夹，一边说道，“你的名字叫琼妮·厄尔克森？”

“是的，我随父亲起的名。”难道我需要向每个人解释这件事情吗？

“好吧，琼妮！让我看看你究竟怎么了。”

“谢利尔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告诉我，你能感觉到这里吗？”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针，好像在刺我的脚和腿。

“不……我感觉不到。”

“这里怎么样？”

我咬着牙，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希望能感觉到什么东西——任何感觉。

“没有。”

他在握着我的胳膊，用针扎着我的手指、手腕、前臂，为什么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触摸着我的上臂，终于在肩膀处我感到了一种刺痛。

“是的，我感觉到了！在沙滩上的时候，我这里就有感觉。”

谢利尔医生拿起笔来，在病历上写了写。

这时，其他的医护人员开始出现了。在试管、玻璃瓶、盘子之间“噼噼啪啪”的嘈杂声中，我听到谢利尔医生又请了另一名医生过来。那位医生又重复用针在我身上做了一次检查。两名医生低声在我的床边交换了意见，他们讲的都是我不熟悉的医学术语。

“看起来像骨折脱位。”

“根据平面断定，我认为损伤是在颈椎第四五节。”

“我们需要确认，X光可以告诉我们那里是否还有连接。”

“需要通知手术室作准备。”

“是的，史坦顿，请再试试联系她的父母。”

谢利尔医生的助手马上离开了。一名护士随他一同离去。谢利尔医生又低声向剪坏我游泳衣的那个粗鲁的护士下了什么指示。然后，他也离去了。

我看见有人用棉球擦拭我的胳膊，然后把针扎进了我的静脉，我却什么也没感觉到。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见谢利尔医生拿了一把电动理发推子进来。当他打开开关时，我听到“咔嚓”一声和响亮的蜂鸣声。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好奇地想着。恐惧在增加，我意识到他在向我的头部靠近。

“请别……”我喊道，“请别动我的头发！”我啜泣着。我感到电推子滑过我的头皮，并看到大撮棕色头发滑落到了地上。一名助手正在准备一把蘸满肥皂水的刷子。她拿着一把刮脸刀走向我。她要剃光我的头！噢，不！亲爱的上帝！快阻止他们！

整个屋子开始旋转，我的胃剧烈地搅动着，我感到昏昏沉沉的。

接着，我听到一个频率很高的噪音，一个高而尖的蜂鸣声。那是电钻！有人在扶着我的头，电钻头已经开始钻入我的颅骨。

我开始感到昏昏欲睡——可能是他们给我注射麻药的结果。我感到很困倦，恐惧感也越来越加剧了。要是我醒不过来该怎么办？我还能再见到迪克吗，凯西，还有妈妈和爸爸？噢，上帝啊，我害怕！

我还能看到一些脸孔，听到一些声音。但是，这些对我开始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房间开始变暗，嘈杂声逐渐消失。

从跳水的那一刻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到了轻松，甚至平静。我的瘫痪与否似乎也不再重要了。我被剃光了头，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电钻也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我进入了深深的梦乡。

从黑暗中慢慢醒来，我好像又听到了电钻的声音。我想让自己更清醒一些，以便叫他们停下来。我可不想让他们在我还清醒的时候继续钻下去。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试着睁开眼睛，顿时觉得一片天旋地转。

房间中的噪音也变得更清楚了。可是，那声音并不是电钻发出的，只不过来自一台空调。

我的大脑和视觉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是，一时间我却想不起来自己身处何地，我为什么会害怕电钻。慢慢地，我的记忆开始恢复了。

我向上方望去，在高高的天花板上，陈旧的墙皮已经开始脱落，中间有一个通风管道。我还想转头去看看周围的环境，可是，我根本就动不了。我头上两侧尖锐的钢钉限制了我的活动。我意识到这与他们在我颅骨上钻的孔有关。从眼角的余光向两侧望去，我看到有一个大金属钳子连接在一个弹簧装置上，把我的头从身体其他部位的方向拉开。我花费了好大的力气——精神和体力上，才仅获得这点我周围的新情况。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飘浮在清醒与昏迷之间。药物把我送进

了一个梦的世界，一个远离现实的噩梦的世界。幻觉随时产生，并且很可怕。梦境、印象和回忆一起闪现出来，一片混乱，以至于我常想我是疯了。

由于药物的作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在我的梦境中出现。在这个梦境中，我和贾森·莱沃顿在一起。贾森是我在高中读书时的男友，我们正身处一种不寻常的处境中，等待着审判。我赤裸着身体，羞怯地想遮盖住自己。在那个噩梦中，我站在一个穿着长袍的人面前。我知道他是一名“使徒”。但是，他一言不发。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知道自己正在接受审判。突然，那个“使徒”拔出一把长剑向我砍来。长剑砍到了我的脖子上，砍下了我的头。我哭着醒来，感到非常害怕，这个噩梦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出现。

由药物引起的其他一些幻觉经历把我的梦境变成了更加疯狂的世界。生动的色彩、形状和人物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膨胀或者缩小着。我看见了一些“可怕”的颜色，“平和”的形状——这些形状和色彩都代表着某种感情、性格和激情。

房间里有人发出的呻吟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我不记得从上次清醒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但是，这一次，我是脸朝下趴着的。我怎么会趴在这里？铁钳子还固定在原处。它作用在我头部侧面的压力所引起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疼痛，远远超过了我身体上的不适。

我发现自己很不舒服地被固定在一个粗帆布架子上。在脸的位置上，帆布有一个开口，使我只能看到在床下的一小块地方。从这一小块我所能及的视野里，我看到了一双白鞋和穿着尼龙袜子的腿。

“护士！”我用微弱的声音喊着。

“哎，我在这儿。”

“什么……在哪儿……啊……”我结巴地说，试图想提出我的问题。

“嘘，不要说话，你会累着自己的。”她说，从她那令人愉